

安得广厦千万间

赵春华

我家在润堂，属马陆镇陈村村。没错，和上海作家陈村同名。房子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民居，粉墙黛瓦，木窗木门木门槛，开门关窗都会发出“咿呀”的声响，隔壁邻居也能听得到。中间是客堂，两边是厢房，厢房有灶头、有卧室，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建的。猜想是清末或民国时期的祖辈造的，反正有了岁月留痕，粉墙斑驳，有的墙砖都露出来了，至于黛瓦呢，记得父亲在时曾修补过。因为客堂间挺大，20世纪60年代中期夜校的教师就是在我家客堂里上的课，那教师后来成了我的妻子。放眼四邻八舍，在二十多户村宅中，我家房子不算破落，乡邻中还有比我家陋旧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从县城下班回家，妻子突然告诉我，她买了4吨

石灰，马上要送过来了。我愕然，毫无征兆，也不商量，她居然打算造新房了，而且要造两上两下的楼房！这在我家上算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了。其时，我们已有两个儿子，她的想法有道理，就是太突然，造新房的钱哪里来呀？乡谚：“十年咸菜汤，七天一扫光。”辛辛苦苦攒了十年的积蓄，从嘴里省出来的钱，就这么全花光了！我们没有多少积蓄，只有东拼西凑，借钱造房。造房打地基要三合土，能弄到最好，但我们没门路，只好到处去捡石块、断砖等。造房子主要建材是水泥桁条和大量砖头，其中，为找砖头还发生一出惊心动魄的事情，至今回想，还心有余悸。

上海郊区有窑厂，因砖头质量不一，价格也有异，便宜的1分9厘2，贵的2分6厘。为省钱，找了亲戚帮忙，找

到昆山陈墓窑厂购买。陈墓就是现在的锦溪。史载，宋孝宗赵育携陈妃经锦溪，陈妃因病歿于是就在当地建水冢葬陈妃，锦溪改名为陈墓，这一地名沿用了八百多年，直到1992年当地政府才将陈墓恢复原名锦溪。据传，无论周边水位多高，陈妃水冢始终不没，露出水面，摇曳着绿波。

我们租用了一个船队去陈墓窑厂装砖头，犹记得一共6条5吨头的水泥船，动用了好几个乡亲一担一担地把砖头装到船上，人累得精疲力竭，连夜开船回家。行至千灯桥下，4条船过了，第5条船眼看着要撞到拱形桥石，坐在最后一条船上的同乡生元哥，使尽浑身力气扳舵，才避免了一起沉船事故。因为当时每条船都满载，6条船又有铁链相连，如果一条船撞沉，另外

几条船也会跟着沉没，真是惊险异常。我坐在生元哥旁边，看着他力挽狂澜的身影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等所有船过千灯桥后，众人拍手盛赞生元哥好身手！

天渐渐亮了，东方一抹朝霞中太阳露脸了，始红而黄，犹如一个金盆跃然东方，船队在河中向东行驶，水浪擦着船舷，突然一条白鱼跃起，跌入船中，让众人在一片笑声中卸了不少疲惫。而我忽然觉得，太阳抛下了一条金链，欲把船队拉到它的身边……不知不觉，炊烟袅袅的家到了！

桁条、椽子、砖头、三合土等一应俱齐，择了9月9日这一天开工，众乡亲前来帮忙卸瓦拆房，热闹非凡。

白驹过隙，岁月不居，乡下的楼房在时光的冲洗中变旧了。在城镇化和

新农村建设大步流星中，我和乡亲们住进了农民动迁房——一个700多户颇具规模的别墅群。

如今的小区道路宽敞，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。我西邻人家的小院子里栽种了各式各样的花草，有紫藤、腊梅，还放置或挂着造型各异的小熊小兔仙鹤等装饰物，憨态可掬。

入夜，小院子灯光亮起，吸引了乡里乡亲前去观赏。我特别喜欢那古色古香的木板上题写的一句话：“愿日子温暖，遇见的都是灿烂时光。”这让我不禁想起唐朝诗人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那呼天抢地的心声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”

放眼神州大地，如今风雨不动安如山之广厦何止千万间！

赵晓荣访震川先生遗迹咏

顾建清

清代嘉定马陆人赵晓荣，字陟庭，号臞古，负隽才，某日舟泊安亭，寻访归有光先生遗迹，亭台漫灭，唯存双石，迷茫烟霭中，思绪翻涌，油然题咏《过安亭访归太仆遗迹》，诗云：“一棹安亭江，江流清以泚。缅怀项脊翁，临风深仰止。相传世美堂，卜筑俯江沚。旁有亭翼然，颜之曰畏垒。于焉读群书，寝经而馈史。师友共晨夕，邱宣张唐李。弇州烜赫时，骚坛莅牛耳。号召倾名流，先生心窃鄙。兀坐勤丹铅，寂莫当虚市。谁欤继韩欧，文章垂千祀。煌煌震川名，河岳同流峙。揭来访遗迹，亭废堂亦毁。祇余双石存，迷离烟雾里。惟神定呵护，岿然良有以。譬诸井中泉，何必不在是。低徊荒江畔，无因荐兰茝。”

陟庭先生，其先世宋东京人，北宋靖康末，始祖从高宗南渡，宋亡，改姓葛，家于一都，今犹称葛家桥。元初宋宗室赵默庵避地居此，赵默庵，字翠崖，尊称“宋公孙”，今戬浜赵家村三号桥南，近公孙泾，亦称公孙里。之后，瓜瓞绵绵，卓然大族。明清之际，赵侃、赵志、赵俞、赵丕烈皆以诗文名重于时，昆山李观察世望赠句云“赵曹那肯让钱王”，非虚语也。陟庭先生，廪贡生，工制举义，试辄冠侪辈，与同邑曹习庵

齐名。承先以操选政声噪大江南北。诗宗韦、孟、王、柳，著《臞古山房诗钞》。读书具卓识，经史百家皆有摘讹，著《骈体文集》。

归太仆，即归有光，字熙甫，号震川，又号项脊生，人称“震川先生”，尝任长兴知县、顺德府通判、南京太仆寺丞。不第时徙居安亭江上，读书谈道二十余年，作文境情交融，惆悵感人。

诗以停舟安亭江寻访归太仆起笔，忆世美堂、畏垒亭，想邱子成、宣仲济、张茂实、张茂仁、唐道虔、李道大等朝夕师友相处，述鄙薄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之论，赞“隆庆之后，天下文章萃于嘉定，得有光之真传也”，叹眼前亭堂毁弃、惟剩石迹，慰文化如井水、凡有人处必有传承。诗以古体为之，一韵至尾，宛转流利，写景融情，清微淡远，得其自在，颇有神韵。

立业，或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；兴贤，或百世一人、千载一时；教化，或来有源委、泳海先河。而名胜古迹，流风余韵，是前者之存之剩，尤当重之，况乃湮没乎？陟庭先生言遗迹虽“迷离烟雾”，亦“岿然良有”，借又何必“荐兰茝”哉。前人不暇自怜，而后人怜之；后人怜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怜后人也。

春梅香

刘海蓉

芳释放。

这条路的路边有几十棵红梅，大多是朱砂梅——典型的江南红梅，其间，还嵌种了两棵官粉梅，花朵红中透白，为梅林又平添了几分姿色，煞是惹人喜欢。

梅林南北两边是两所中学，此刻，琅琅书声从校园内传来。红梅、花香、书声……不禁感叹：春日是如此美好！

寻春南翔水生态公园

张艳森

一片天光，垂下
盯着，你会发现天空的真相
勃勃，滚滚而去

不过
春天的波光是从水底泛起的
白鹅的羽毛被涤荡的晶莹
还挂着春天的雨丝

请相信
绿色正在突围
请一路抒情
春天里寻一处驻足



诗画梯田 韩强/摄

掐一篮菜薹

宫凤华

舌尖上的滋味百转千回。

菜薹和芋头一起熬菜粥，啜饮尤佳。浅绿细叶在浓稠的粥汤里隐现沉浮，简约中蕴蓄婉转，色彩明丽，如一幅冲淡的水墨小品。粥面翻滚时，芋香裹着米脂的醇厚扑鼻而来，菜薹的清新穿插其间，好似一阵春风扑面而来。盛上一碗菜粥，倒上水辣椒，再挖一勺莹白猪油，喝一口糯软菜粥，细细咀嚼，粉糯芋头，搛几块油腻的苋菜，最是暖心熨帖。有种远离喧嚣尘世之感，内心柔软且丰盈。

菜薹烧豆腐，笋鱼圆汤，滋味鲜美无比，堪称是清爽地道的农家土菜。锅里青白分明，色泽鲜艳，豆腐软嫩，汤味醇正，清鲜宜人。吮吸其汤，不禁啧啧称鲜。菜薹汤没有张扬的个性，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执拗，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，充满农家生活的温情和慈悲。

这个时节倘若家里来客人，总要备上薹籽肉圆、菜薹烧杂烩这两个菜，算是盛情款待哩。菜薹籽肉圆，要先将青嫩菜薹煸炒半熟，再倒入个大溜圆的肉圆，中火烧透，盛碗并撒上蒜花。搛嚼，朵颐生香，笑语盈屋。菜薹烧杂烩食材丰富，有蹄筋、青虾、海参、肉皮等，出锅后，荤菜们膏腴肥甘，将那素面朝天的菜薹衬托得碧绿清爽，尝一口似春水滑过舌尖，好似品出了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。

菜薹烧腊肉河蚌，味道尤绝。河蚌去胰剁边，再将腊肉泡水切片，伴以葱姜入锅“刺啦”煸炒，一股浓香瞬间淹没逼仄厨房。汤质雪白如乳，河蚌肥美丰腴，腊肉香味扑鼻，夹杂在红白之间的菜薹显得青翠欲滴，盛入白瓷盘中，好似一幅三月春景图。啜汤嚼肉，让人品咂出渔樵闲话、布衣往来的意味，有一种天长地久的邈远与旷达。

故园菜薹食于明寒时节，食期极短，菜薹绽放时即不能食用，有美人迟暮之憾。此时的农家菜园可谓百废待兴，路边小摊蔬菜寥寥，春韭才长寸许，割刈尚早。菜薹犹如落入人间的精灵，于滚滚红尘里保持着清纯质朴，在一锅混沌中透其卓越，清爽肺腑。采食菜薹鼎盛期间，可掐摘菜薹暴晒几天，制成梅干菜。日后，可以和五花肉一起烧制梅干菜烧肉，色泽暖心，春味常贮，味道可口。

春日黄昏，夕光濡染，晚风清凉欢悦。每每经过路边菜摊，总能看到村姑般水灵秀气的菜薹，静静地躺在竹篮里。卖菜的农妇朴素地坐在一旁，人与菜搭配得天然协调，如林风眠笔下的水墨册页。

“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”菜薹，以其独特的身姿与味道，在短暂的春光里书写着自己的传奇。掐一篮菜薹，怀抱温婉春光，慰藉悠远乡愁，人生旷达而通透。